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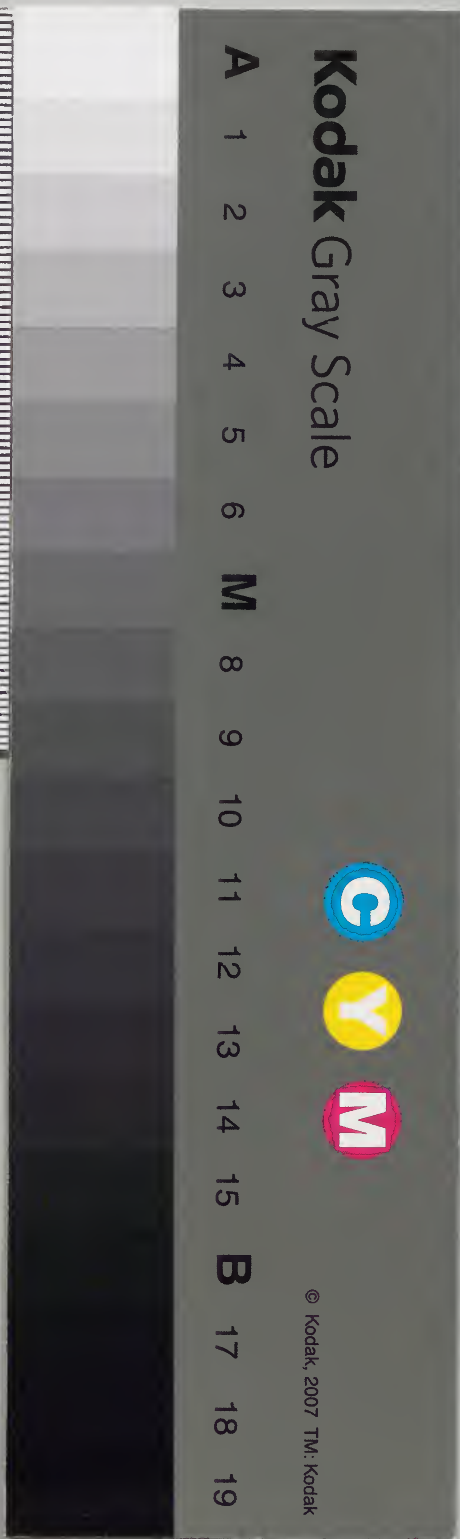
# 經濟類編

九十五之七  
道術

漢書門類			
三〇三六	函號	架	冊
一九三一	函號	架	冊
四二	冊		

漢書類			
三〇三六	函號	架	冊
四二	冊		
三六	函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 41 )		
函號	366	78	





經濟類編卷九十五

淺草文庫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道術類

關異端 八則

魏曹植辯道論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

其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

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



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僊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  
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  
萬國福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  
紫薇何願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  
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  
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  
蓋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  
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  
王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  
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爲天下一咲矣若夫玄  
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  
以悅口也何以其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  
色然後稱快哉

晉裴頠崇有論 夫總混群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  
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  
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徧徧無自足故憑  
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  
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  
宜所謂情也識智旣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  
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



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  
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  
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  
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  
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  
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  
則速患情佚則博怨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  
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  
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  
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

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  
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  
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  
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  
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况於據在  
三之尊懷所隆之情孰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  
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  
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  
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  
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



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徃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恃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混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志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據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

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與懷未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冒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



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  
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  
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  
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  
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  
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  
頽爾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  
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  
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  
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

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髮髮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  
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  
隅畧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  
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  
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  
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  
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  
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  
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  
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



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

唐韓愈原道論非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二者有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

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穢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



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sub>之</sub>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思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

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黜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



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  
果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  
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  
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  
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  
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  
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  
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  
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  
可也

論佛骨表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

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  
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  
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  
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  
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



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菹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情

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



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  
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  
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  
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  
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  
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  
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  
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  
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  
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

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  
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  
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  
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  
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  
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  
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  
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  
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宋歐陽修本論 佛法為中國患千有餘歲世之卓



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  
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  
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  
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  
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病而務養其氣  
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  
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  
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  
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  
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

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  
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  
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  
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  
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  
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  
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  
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  
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  
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



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由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

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墮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爲他其良者泯



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  
 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  
 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  
 大人徃徃倡而啟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  
 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  
 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  
 千秋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  
 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  
 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  
 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

與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  
 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  
 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  
 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  
 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  
 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  
 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  
 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石介辨惑論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僊





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僊漢武帝之求爲黃金蕭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僊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朱光庭請戒約傳習異端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於中三才一貫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

敘而惇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爲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還王道不振黃老雜之於前釋氏亂之於後黃老之術主於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爲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駟率高明之士則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則纏縛於輪回愚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



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知  
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可師  
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服當法師聖人言行而乃自  
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者學非而博在四誅  
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胡人之學無乃學非  
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官教多士以禮義禮  
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  
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  
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

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  
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  
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皆棄吾道不知自重  
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  
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乞行敕戒  
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學官禮官前日亦  
曾詣門聽法者乞正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  
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  
所以爲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御俊乂滿朝當尊吾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



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鄭獬禮法論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

聖人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蘿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奉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禮已侈矣而今

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爲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避正殿減膳徹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呶噪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廟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窮民精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宮殿數十百倍此則變吾之宮室之禮而爲夷矣古者爲之衣冠以



莊其瞻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袤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衣冠之禮而爲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內父慈子孝天子當宸群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喪葬有紀復奠祖薦虞祥之祭皆爲之酒醴牢牲籩豆鼎筐享薦之具而今之舉天下凡爲喪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爲不孝狃習成俗沈酣潰爛透骨

隨人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爲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爲之淪陷幾何其爲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擇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爲之怪朝廷未嘗爲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擇師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一獠民必擒捽之束縛之而加誅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囊篋困窘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捽束縛而加誅焉反曲拳跪跽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



吾中國聖人之禮法其爲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爲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朝廷敕聰博辯學之士刪定禮法一斥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則爲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佛三十三則

漢明帝時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齊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



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東晉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

許榮諫會稽王道子書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誠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毋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焉本昔年下書敕使盡規而衆議蕪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誠愈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感之徒競



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益甚亦未食布施之道也  
疏奏不省

趙主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謬言成敗數有驗敬事  
之及虎即位奉之亦謹正以綾錦衣以彰尊朝會之  
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王曰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使  
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  
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  
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真偽難辨或避賦役爲女奴  
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圖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  
慮事佛不著作郎一及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

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  
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魏  
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  
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  
夏主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  
之

秦王姚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群臣  
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  
百餘卷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  
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北魏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及世祖卽位左右多毀之世祖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

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亦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傳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會數千人世祖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卽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



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世祖爲之功費萬計  
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  
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  
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  
易世祖不從 世祖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  
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世祖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  
害宜悉除之及世祖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  
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噐出以白世祖世祖  
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  
司案誅闔寺沙門闕其財產大得釀且及州郡牧守  
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詭  
世祖悉誅天下沙門毀誅經像世祖從之寇謙之與  
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  
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  
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  
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  
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復義  
農之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迹自今已後敢有事胡  
神及造形像 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  
行非常之事 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



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及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卽位群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鄴所毀佛圖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以師賢爲道人統

齊武帝時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杜弼與邢邵議生滅論 邵以爲人無還行恐是爲蛇畫足弼荅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力然物之未復何獨致怪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荅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



經行則爲法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卜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使北辰降光龍宮韜牘孰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于斯此則真教何爲非實邵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當春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亡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無爲者神之在形亦非目矚離朱之明所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燕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

鼓之非樂以此方之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無人也之將焉適延陵有蔡微之識知其不隨于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夫神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群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未至思之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



人則神不係於形神小形豈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  
 于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于崔琰神之與形猶君  
 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  
 云俱滅邢云捨此失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  
 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  
 悲窮轍以遊亦與中途之嘆况乎聯體同氣化為異  
 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鴛黃  
 母為鼈皆是有生之類也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  
 燃于彼燭弼曰鷹未化鳩鳩則非有鼠非二有何可  
 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

疑哉邢云從欲使土化為人木為眼鼻造化神明不  
 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生蝎造化不能為其然  
 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  
 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古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  
 能禦但取于造衷何貴於得一逸韻欲高管懷未諭  
 前後徃復再三邢理屈而止

東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  
 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  
 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

梁武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二慧經解講大赦改



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武帝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  
群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  
土木倍增徃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  
止 李德裕曰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  
破家亡其禍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  
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擅波羅密是其一也  
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肢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  
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戒其不貪能微自不有  
其實必不貪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  
貪爲寶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

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歛氓俗

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役不止杼軸其空閭位  
偏方不堪其苦以此邀福不其悖哉此梁武帝所以  
不免也 蘇轍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  
之以刑政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  
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  
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  
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  
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



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  
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  
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  
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  
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  
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舍禮樂政刑而  
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  
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  
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

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  
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  
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  
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  
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舍身爲奴隸郊  
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  
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  
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  
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  
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弒崩議者觀魏唐之禍



則以佛法爲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蹙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太宗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蕭瑀因請出家太宗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太宗以瑀對群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



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  
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鷺子孫覆亾而不暇社  
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踐履車之餘  
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  
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  
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  
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炭之所乖  
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  
可高州刺史仍除其封

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

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 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中  
宗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  
傳弓劾其姦賊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中宗欲宥之傳  
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  
中宗乃削黜慧範放于家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爲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  
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月廣歲滋勞人費財無  
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  
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  
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



經濟類編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塲之費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睿宗以二女爲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欲爲造觀讓議大夫甯原悌上疏釋道之家嘗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宜加屏斥稱闕辛替否上疏曰自古釋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太宗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

之中宗陛下之兄也太宗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衆叛親離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天旱霜蝗未聞賑恤而爲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陛下豈可不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而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夜憂危切齒於群凶今乃不改其所爲臣



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矣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奉度人爲僧兼以僞妄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明皇從之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心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入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

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官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爲後法

代宗時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於是窮壯極靈地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爲法而崇塔廟理梁武之風乎又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



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  
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皆寢不報  
代宗始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  
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無恙飯千僧二人造寺無  
窮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  
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  
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  
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  
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  
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  
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  
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  
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憲宗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  
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  
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憲宗大怒  
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爲言愈雖狂發於  
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  
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  
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



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

陛下欲修國東門請臣爲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樽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



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懿宗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內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筴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垂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也後之殊勝非帝王之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西朝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謬賞與濫刑其殃必及於身而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懿

宗雖嘉獎竟不能從

懿宗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輦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二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爲絲樓及無遮會競爲侈靡懿宗御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



化寺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敬宗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武宗惡僧尼耗盡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一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



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  
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  
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  
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  
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  
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爲事不宜太  
過李德裕惡之出爲靈武節度副使

王巾頭陀寺碑文 盖聞挹潮汐之池者無以測其  
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若  
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

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彙倫者  
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  
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  
以已其在茲乎然爰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  
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  
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  
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  
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况法身圓對  
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  
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



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  
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群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  
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  
惟惚不曠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  
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  
歇大矣哉正法旣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  
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  
龍樹虛求並振頽網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眞際則火  
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

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旣而方廣東  
被教肆南移周魯一莊親昭夜景之鑿漢晉兩明並  
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  
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  
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峯削  
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臯千  
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珪璧擁錫來  
遊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  
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班荆蔭松者  
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



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凱爲之薙草開林置經  
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  
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  
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  
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  
徒聞其無人椽椽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  
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  
天光表之功弘啓典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  
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塲一候粵在於建武  
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

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  
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  
誼智勇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  
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篲悲同棄井因百  
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疋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  
民以悅來工以心兢巨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  
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  
丹牖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  
相渙金姿寶相永籍閑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  
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



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髮髯乎衆妙其辭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噐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旣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耆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雖闕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

釋綱更維玄津重樹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膺膺亭阜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旣闢睟容已安桂深冬燠松疎夏寒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傳緯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髡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緯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無諍論言此有知三論者雷同詆訶恣言罪狀摭毀諸師非斥宿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



懷而競獨勝方與敷論更爲讐敵讐敵旣構諍闢大  
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  
苦聚集荅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  
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清源流  
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  
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舐  
望於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  
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捥捩枝葉徒  
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甲改舊宗乙立新  
意同學之中取舍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愆而用

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窳  
蝕斷手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卮同畫  
地之餅矣其所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  
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中意杜臆斷之情言無  
預說理非宿構靚緣則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  
忽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  
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卽事而非遠凡相酬對  
隨理詳覈而有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始說爲是可  
毀爲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爲衰若不可毀毀自不  
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小有大備在聖



誥大乘之文則斥其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事從佛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可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不以三修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悟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以異或有辭意相反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讐敵鬪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道則不如此即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之典盛于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揆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不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實未哀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使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能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屑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家行別辭窺伺間隙邀冀短長與相



經齊類編卷九十五  
四十一  
酬對權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拮據  
同異發摘疵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病  
盖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嘿已而爲法  
師所責邪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  
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  
是世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可讓也  
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  
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  
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  
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不偏在一法何爲獨褒  
無諍邪詎非矛盾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  
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  
以偏著爲失言無是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  
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  
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在勝者乎斯則務矜  
我爲得棄他人之失卽有取舍大生是非便是諍論  
荅曰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  
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告僞以使口口行  
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  
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誠



深致防枉說現在之殃咎敘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  
甚于日月猶在忘愛軀冒峻制陷湯炭甘齏粉必行  
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弘道  
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  
劣也亦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  
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  
則聖人勝我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  
示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通夜擊柝  
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勝負在誰處乎有心  
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誠說而使

我謙退此謂鷦鷯已翔于寥廓而虞者猶窺數澤而  
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  
於內外子所言須諫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  
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  
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  
是物之貞矣荅曰諍與不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  
安可知由末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  
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  
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此彼此之名的



居誰處以此而言萬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非善惡  
 可恒專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  
 輪旋轉入牢穽受羈縶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  
 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  
 不為也善惡不能借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  
 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狂  
 之不脫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詔徭諸便巧希向  
 之徒涉求之類雖鱗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反覆  
 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故而欲  
 分別也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言

亦為疎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貞爾亦可是  
 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觀安得肆胸襟盡  
 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已而遊于世使俛仰于電  
 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皆見清風既至群籟必響  
 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  
 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為非無  
 諍為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申取而  
 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于無諍弟子疲  
 唇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欲具考  
 真偽暫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





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

南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爲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周世宗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世宗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元仁宗命寫金字佛經共糜金三千九百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密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日僅百有六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三四月開之禮定帝以西僧輦直吃刻思爲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亭木魯狝寒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栗然



墨

墨子兼愛篇 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  
 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  
 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  
 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  
 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  
 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  
 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  
 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

墨子卷之九十五

四十一

墨



賤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已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已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已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

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為宰乎而有道肆



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蕪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事所以皆聞蕪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蕪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蕪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若爲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蕪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蕪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嘗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蕪之



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  
愚夫愚婦雖非蕪之人必寄託之於蕪之有是也此  
言而非蕪擇卽取蕪卽此言蕪費也不識天下之士  
所以皆聞蕪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  
蕪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  
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蕪使  
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  
之身若爲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  
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馳駟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  
民饑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  
君之言若此行若此蕪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  
聞爲明君於天下者是故退睹萬民饑卽食之寒卽  
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蕪君之言若此行若  
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  
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  
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  
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旣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  
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  
非蕪君必從蕪君是也言而非蕪擇卽此言行拂也  
不識天下所以皆聞蕪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



下之士非蕪者之言也獨未止也曰蕪卽仁矣義矣  
然豈可爲哉吾譬蕪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  
江河又蕪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  
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  
有也今若夫蕪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  
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  
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  
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  
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卽此言文王之  
蕪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蕪照天下之無

也卽此文王蕪也雖子墨子之所謂蕪者於文王取  
法焉且不唯秦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  
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  
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  
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于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與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蕪也雖子墨子之所謂  
蕪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  
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天后曰今天  
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  
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有罪無及



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蕪也雖子墨子之所謂蕪者于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蕪也雖子墨子之所謂蕪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蕪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蕪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乎

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蕪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犛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爲難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蕪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蕪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



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耕柱篇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此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若之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

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



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豕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豕傷矣哉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



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犗豕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勝辟諍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駘滑菴曰我聞子好勇駘滑菴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公孟篇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





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義章甫摺忍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銀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犴羊之裘韋以帶劔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忍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忍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曰爲天下之聖人管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



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魯問篇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圍境



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



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

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是也鮒者之恭非爲魚賜也蚺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



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讐則愠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



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置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群臣奚能以封爲哉抑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耀也鈞之耀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旣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憊音湛涸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



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孔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掛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求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



之禍執王子閻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閻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况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王子閻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也

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曰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量其鈎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我鈎強我鈎之以愛揣之



以恭弗鈞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  
退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鈞而止人  
人亦鈞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鈞  
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鈞強賢子舟戰之鈞  
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誰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  
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誰也不  
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  
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  
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  
三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  
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  
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經濟類編卷之九十一

六十六

經濟類編卷之九十八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道術類三

老莊四則

漢劉安道應訓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

經濟類編卷之九十八

一 老莊



柰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

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



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  
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  
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  
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  
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  
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  
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  
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  
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  
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  
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  
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  
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玉  
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  
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  
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  
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  
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



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闕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宜

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一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春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被衣行歌而去曰行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



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臣聞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



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有獸其名曰鼯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蚩蚩駉驢取甘草以與之鼯有患害蚩蚩駉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

鳥獲舉千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贖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



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  
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  
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  
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  
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  
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  
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  
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越飯  
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

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  
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  
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  
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  
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  
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  
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  
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  
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



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  
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  
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  
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  
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  
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  
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  
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  
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謂  
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  
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  
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  
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  
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  
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  
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  
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  
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



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倅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躬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調宋君曰夫國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君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



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  
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  
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  
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畱而不能反故老子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  
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  
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  
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  
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勾踐與吳  
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  
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  
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  
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  
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  
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  
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  
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  
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  
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



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

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



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  
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  
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  
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  
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  
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  
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  
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  
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  
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  
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  
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  
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  
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  
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  
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  
相可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  
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  
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



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  
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  
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  
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  
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  
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  
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  
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  
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  
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  
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  
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  
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  
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  
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宿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  
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  
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  
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  
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  
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



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

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况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遼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



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王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



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齊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



無害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鈍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

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眾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



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  
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  
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爲肩豐上而殺下軒軒  
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遜逝乎碑盧  
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唯  
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  
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  
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齏然而笑  
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  
戰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

猶窅奧也若我南游乎岡良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  
西窮宵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  
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  
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  
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  
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  
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杯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  
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  
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  
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



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纓衣短褐易容貌  
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  
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  
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  
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  
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  
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  
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  
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  
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竝流無所不

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  
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  
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  
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  
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  
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  
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  
至于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  
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到杖策鋟上貫頤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



哉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

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因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欽非得寶劔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



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飲非謂樵舩者曰嘗有如  
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  
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  
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  
刺蛟遂斷其頭舩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  
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  
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  
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  
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  
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  
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  
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夫巧  
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  
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閉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  
約車申轅畱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  
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  
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曰吾畱  
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  
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  
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澧水之深千仞而



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  
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  
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  
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  
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  
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  
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  
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  
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  
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彗星在房

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  
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  
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  
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  
廉而不剝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  
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蹇重舉白而進之曰  
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  
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  
受觴而飲酌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  
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



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盈而損之曰何謂盈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戕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

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瞽而載之木解其劔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也

晉郭象莊子序曰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宜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

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躁進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



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阮籍莊論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空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莽之州恍然而止惚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間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緝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闕鑿整飭嚙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臍臍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簷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傑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五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鶖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



自以為誠是也於是先王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噓噲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閭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驛驪以至乎崑崙之下没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驛驪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慢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

之理在天謂之六氣謂之四時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和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



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一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主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

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癘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活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於其鴻濛



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  
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  
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率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  
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  
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  
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飭以顯  
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不  
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  
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  
信者梁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郭外之仁也竊其

雉經者亡家之子也剗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  
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  
民也潔己以充世修身以明洿者誹謗之屬也繁稱  
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非媚悅以容求乎  
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  
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  
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  
分同爲一體得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途之  
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洿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  
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



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改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飾帷墻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竟遂縱橫家以彗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

無變而未始有二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馮軼者行以離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途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



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大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眦亂次而還蹠跌失跡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唐李谿廣廢莊論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旨意固佳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祇言其壞名教頹風俗而未能屈其辯折其辯是真詬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其終篇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魯遽也然則莊生之書古今皆知其詭于聖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莊生果是矣既莊生云非聖人云是何為不能勝非哉余甚憎之或有曲為之說使兩合於六經者或有稱名實學與玄奧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既悟荀卿言嘉王生之用心而憐其未盡故為之廣云世多以莊子為玄奧吾獨以為粗見理而未盡耳汪洋七萬餘言然撮其大指舉類而証其得失可見矣且觀其體虛



無而不知虛無之妙也研幾于天命而未及天命之  
 源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窮極性情而未  
 盡性情之變也何以知之夫虛無用之心也必馮于  
 有者也有之得行也必存于虛也是以有無相資而  
 後功立獨貴無賤有固已踈矣且所謂無者特未明  
 也惠子以其言之無用而應之曰知無用始可與言  
 用矣今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側足  
 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此言假四旁之無用也  
 以自踰其虛辭則敏矣然無用之說有三不可混而  
 同一有虛無之無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可用  
 之無用者虛無之無用者則老子堦埴鑿戶之說其  
 用在所無也有餘之無用者則側足之喻其用必假  
 于餘也不可不用之無用者苗之莠粟之秕也今莊之  
 壞法亂倫是秕莠之無用矣而自同于有餘之無用  
 不亦謬乎此所謂體虛無而未知虛無之妙也稱屠  
 牛而養刀牧羊而鞭其後指窮于為薪皆在生得納  
 養之和壽矣故譏滅裂鹵莽者責衽席之上設食之  
 間而不知滅者然而衛靈公石槨之銘修短必有天  
 數矣豈在鞭與不鞭

缺十八字

哉其理自乖舛此所謂研幾于天命



乃未及天命之源也夫因任者因群才可任而任之耳而莊生欲任天下而不理日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群矣以爲上古至德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人性得矣自懸仁義禮樂而人好和爭歸于利也斯甚不然夫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假理者也人則假理者也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于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而反以爲害之者則今戎狄之相劫殺魚鼈之相啗食孰行仁義禮樂于戎狄魚鼈之間哉含氣之類莫靈于人物有知也有欲也而人反無之何如且果無知也果無欲也則凡是非好惡分別賢不肖宜皆起于人也而稱厲之人夜半生子遽然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已者言人皆欲好善而惡惡故可放之而自理也夫厲之有是心也豈非聖人之分別驅動使之然乎安可放之耶如曰天機非由于聖人則固自有知有欲矣仁義禮樂何罪哉此所謂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自生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勝之心未爲之法則爭歸于義先王知其然也故高爲



之法訓而峻爲之行而人竟學之亦爭勝已而爭勝之循道也猶火之燎上也因爲之竈以煬之水之趨下也因鑿之溝以注之是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焚溺之憂矣爭與上者循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竈焉火固自燎矣無溝焉水固自流矣將壞竈以絕燎毀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者失宜耳無賢聖焉人固有所希慕矣不尚賢殫聖法削曾史之行以絕人之好慕果不可絕徒使所慕所好在於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逾施之莊生徒知好高慕上之離其本而

方術 十八則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叙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襍禘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



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實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敝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神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



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公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光武遣將軍朱祐等討張豐於涿郡禽之初豐好

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絲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

晉書郭璞葛洪傳論 景純篤志綿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竒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于世禮薄于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



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納竒冊府總百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能知未然秦人神之秦王堅後秦王萇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嘉長安衆聞之以爲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氏甃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門道安於外殿動靜咨之

北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樂平王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  
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  
不如今地於上爲吉武帝年老多忌卽命市之葬畢  
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爲蠟  
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  
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爲太  
子厭禱武帝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  
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  
光曰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  
一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前滌是  
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北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旣而立  
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內不自  
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二策恐不堪用耳請殿  
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  
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  
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  
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  
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  
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尊立濟南號令



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  
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  
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  
殿下爲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  
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  
南王至晉陽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  
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書成上之才  
皆爲之叙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爲近世巫覡妄分

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

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  
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  
祿命以爲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  
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  
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魯  
莊公法應貧賤又庭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  
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爲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  
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  
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  
其叙葬以爲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



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  
謀之龜筮近代或遺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  
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  
不按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  
日下晏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  
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  
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  
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  
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巴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  
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擇  
葬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  
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荒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  
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術  
士皆惡其言而識者以爲確論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自  
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合長生藥發  
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  
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  
高宗卽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奏言  
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說必成今遣歸可惜失



之玄策退高宗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泉竟死於長安 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高宗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為議者歸罪娑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高宗乃止

太宗與宰相語及神僊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憲宗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者皆



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果有神僊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貶潏為江陵令

穆宗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害不可餌也昔孫心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

高駢好神僊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劔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



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燕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近得上僊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僊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鹽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又刻青石爲竒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

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又言神僊好樓居說駢作迎僊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僊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獍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罵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



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逾榜掠取服殺其人而  
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  
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  
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卽以張守一  
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  
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畱三司綱輸其  
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神僊不難致  
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  
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  
者皆先令沐浴齋戒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  
是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南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獻丹方以爲  
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  
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况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  
久矣群臣奏事往往暴怒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  
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  
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  
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  
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  
不化乃當奏請耳



宋徽宗時濮人王老志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  
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  
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  
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  
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  
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  
甚頗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死 洪  
州人王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  
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  
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  
日興而仔昔恩寵寔加朝臣戚里夤緣關通中丞王  
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  
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  
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  
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節  
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  
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林靈素溫  
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  
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  
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卽



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  
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  
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  
東方攝領之又有僊宮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  
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  
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  
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  
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為改溫州為應道軍靈素本  
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招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  
已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

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  
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  
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  
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  
媒語上下為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  
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元順帝時西番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  
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  
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  
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



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  
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秃魯帖木兒及老的沙  
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  
裸處號所處室曰豈卽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  
臣宜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  
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圖緯 二則

漢張衡上順帝闢圖緯疏 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  
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  
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  
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于前有徵于後故智者  
貴焉調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  
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  
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  
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  
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鯨理洪水允載績用不成鯨則



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其工理水凡識皆云黃  
帝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  
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  
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漢世其名三輔諸陵  
世數可知至于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玄異數事  
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  
者侍中賈逵隨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  
說至于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  
圖識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  
皮傳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  
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于棄家業入山林後皆  
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  
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僞較然莫之糾  
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  
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  
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  
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元文宗時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辰飛天  
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  
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



以謂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  
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  
偶就之文以為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  
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  
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為符命  
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禍福五則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  
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  
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  
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  
慎之則無災害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  
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  
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



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  
陳侯從之

韓非解老篇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

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

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

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

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

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

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

禍本生於有禍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漢劉向敬慎篇 夫福生于隱約而禍生于得意齊

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彊國

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

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

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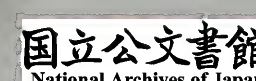
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

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

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

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

侯





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唐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家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畱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遣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問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



悲漢而志文王凱歌聞不與外邦中歸國良

各徵 五則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  
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  
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  
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  
又何以年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何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猓猓食駿駿食豹豹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有似駿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駿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駁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

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阿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于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在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引起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矢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與妖



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公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道術類四

鬼神十四則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形魄



歸於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合鬼與神而享  
之教之至也是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  
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  
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教也昔者文王  
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  
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敬而致之又  
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之必樂已至必哀孝  
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周惠土時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  
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  
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  
氏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  
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  
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携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  
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  
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  
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亭隧商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其  
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其  
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



系濟類系卷九十一  
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  
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  
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山是觀之其丹朱  
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  
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  
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彼太宰以祝史率  
狸姓奉犧牲染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  
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  
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  
氏及祝奉犧牲玉鷩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  
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禮于  
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民必違  
之精意以享禮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置百姓  
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  
晉取虢也

齊景公敗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  
北面俸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  
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  
公敗五丈夫畧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  
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



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况于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夫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重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

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



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  
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  
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  
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  
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  
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  
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  
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  
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  
不變何比之有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  
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  
諭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  
鬼邪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  
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能以入于羽  
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  
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  
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  
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  
莒鼎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及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

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裒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為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號公夢在滎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噐占之噐曰如君之言則尋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僞告其諸侯曰號不义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



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于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侯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墨子明鬼篇

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

侯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盜賊以兵亦

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然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



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若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曰不辜杜伯曰吾言

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詳若此之憐邀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



系河漢系系九十一  
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  
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矢鄭穆公再拜  
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  
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  
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  
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母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祖  
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  
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  
之禮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

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禍  
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憐遯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  
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  
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  
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  
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緇之中鮑  
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株子舉揖而豪之殮之  
壇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  
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



至若此其僭邀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三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湫洫搃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旣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梟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者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

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傳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誅



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  
為武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  
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  
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  
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  
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為以叢位必擇國  
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脂肥  
倅毛以為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  
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  
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  
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  
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  
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  
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  
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  
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災故先王之書聖人  
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  
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  
則此反聖王之務及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  
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

經義類編卷九十一

鬼神



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罔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天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周商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僂於社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于祖而僂必于社此



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  
 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  
 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  
 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  
 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  
 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  
 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  
 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  
 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  
 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

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  
 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  
 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疑乎鬼  
 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  
 之明不可為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  
 鬼神之罰不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  
 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  
 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  
 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王乎禽



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  
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  
厥澤陵然不能以此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  
罰不可為富貴也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

不惟此為然也

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

天侮鬼下殃也

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

毒無罪剗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

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

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

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

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僂故昔者殷

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

侯虎指寡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

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

衆強力勇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

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

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

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

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

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



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  
母非兄而妣也今潔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  
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妣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  
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  
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  
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  
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  
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  
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  
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  
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  
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  
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兄弟而食之  
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  
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  
道也

漢谷永論神恠疏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  
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  
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



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  
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  
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  
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  
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  
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  
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  
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  
師而兵剗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  
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  
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  
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  
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  
位重象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  
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  
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  
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女紛紛復起夫周秦之  
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  
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



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王忱除郡令到官至釐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寃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惠故殺之忱曰當爲汝理此寃勿復殺良

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晉元帝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滯之旣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復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齒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竒邪所聽惟人故人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



遵典刑按周禮竒服恠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恠人之甚者而登講肄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青者則當克已脩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譴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

趙劉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于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盡但可未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持歸皮囊置于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取皮囊開



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  
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  
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

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  
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  
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劔  
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劔御除  
衆毒曜隨服之劔隨四時而變爲五色

梁范縝神滅論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  
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  
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  
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  
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  
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  
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  
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  
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  
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  
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  
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



而又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

非生之形骸耶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耶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



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  
 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  
 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  
 愛死形綿歷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  
 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  
 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  
 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荅曰皆是神之分  
 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  
 荅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  
 應為一為異荅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

曰若爾應有二乎荅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  
 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  
 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是當關何處荅曰是非之意  
 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荅曰是也問  
 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荅曰七竅  
 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  
 器所主荅曰五臟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  
 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荅曰若慮可寄於眼  
 分何故不寄於耳分耶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



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宅分也荅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萃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華祥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于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貞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荅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驪騮馱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彌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恠茫茫或存或亡疆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起僧

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賈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宏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于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也不禦



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進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巫祝 十則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固史嚚以辯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



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  
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  
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頹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  
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  
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  
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  
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  
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  
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  
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有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  
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  
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爲臺甚急  
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臬昔者鳴其聲無不爲  
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  
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

曰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臬聲乎  
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臬當陛布翼伏地  
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  
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  
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  
趨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辭曰  
騫爲君禳臬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  
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  
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  
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



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歛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齊大旱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崇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枯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

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水泉時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



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議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祭

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邾文公卜徒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



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禡也未得  
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  
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其  
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  
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決然行韓禡  
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鬼神且不回况於人乎

宋景公時災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災惑在心何  
也子韋曰災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  
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後死焉不

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將誰君  
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  
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  
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  
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  
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  
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  
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  
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



王也

晉元帝所幸鄧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顧榮上  
牋 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  
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  
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  
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  
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于庭以表  
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  
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  
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僑彥思畫今  
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動雪天下之耻則群  
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哀帝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所禳之事猶豐肯屢  
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孔嚴  
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  
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  
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灾復異皆已躡而  
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脩雜祀  
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

宋夏竦請斷妖巫䟽 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衆在



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樂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機祥愚弄黎庶歎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魅魍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驅為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餐率令疫人死於饑

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命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分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錄妖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歛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昨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鬪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推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



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  
首納祆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  
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伏乞朝廷  
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

妖惟入則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蒸  
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  
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  
雨水土平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  
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  
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  
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祭焉子產  
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



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

民力雕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趙簡子問于翟封荼曰吾聞翟兩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兩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兩穀三日血風之所飄也兩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



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志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晉武帝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孫楚上言

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附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筦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没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

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傳岩望想于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憚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無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南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王述為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筭邪將為情邪若謂為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



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  
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耶方今疆胡陸梁  
當稽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筭又江州當汴流  
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  
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  
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解救方  
獄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闕關之  
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  
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道失  
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糜孤之謬而

成衰似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  
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  
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  
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  
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  
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

宋石介恠說二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  
謂之恠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  
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恠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  
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恠也夫君南面



臣比向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恠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

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恠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戒膳徹樂恐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恠旣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



經義類編卷九十七  
雉人則能知其爲人之恠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  
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  
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恠旣厭勝之又尊  
異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爲恠者幾  
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  
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恠也千有餘年矣中國  
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恠也  
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不生吁 或曰天下不謂之恠子謂之恠今有子不  
謂恠而天下謂之恠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矣其爲

恠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不  
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  
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  
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  
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  
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  
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  
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  
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  
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



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  
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  
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  
反厥常則爲恠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  
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  
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  
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  
組刑鑠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  
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  
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  
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恠大矣  
是人欲去其恠而就於無恠今天下反謂之恠而恠  
之嗚呼



醫八則

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  
 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  
 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  
 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  
 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  
 自今之謂蘇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搥木不生  
 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  
 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又文子曰醫及  
 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



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  
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  
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  
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  
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  
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  
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  
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  
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

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  
一舉而亡國矣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  
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  
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  
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  
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  
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  
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  
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



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鑿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鑿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鑿也以管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皆平復如汝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鑿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鑿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



掩目而矇曰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  
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聳然  
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  
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  
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  
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  
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  
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  
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辯曰予非能生死  
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  
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焯焯不可  
救藥甚之之變也

漢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  
于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  
應時而効乃著鍼經診脉法傳于世弟子程高尋求  
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  
六徵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効  
應帝竒之仍試令嬖臣炙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  
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  
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嘆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



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  
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卽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  
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卽乖  
神存于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  
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  
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  
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  
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  
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爲不愈也帝善其對

梁簡文帝勸醫論 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

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天壽懸天然而寒暑及常嗜  
慾乖節故虐寒瘡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  
極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域醫王明于釋典如大師  
乃以醫王爲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爲  
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  
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  
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奧  
桃膠何是北斗靡遯其刑金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  
能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雍祝之旁簫聲猶在周禮  
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



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爲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虛尚諛積功則爲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廣鈎深理見厭飫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爲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義楊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爲賦况醫之爲道九部之診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色辨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嘗稽合曾無討論多以

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略知甘草爲甜桂心爲辣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泯棄同庾散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意攻治假使不能爲地自可卽爲已益所以然者若無隔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浪酬塞惡之者多愛之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爲千治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患起膏盲疴與府俞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周靡麻鹿藿止救頭



痛之病麥翹芎藭反救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轅  
下醫者忘志於玄都揚已名於綠帙其可得乎術道  
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興其美非直傳名  
於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鵠于權衡活萬魚于  
池水不可同日而論焉

唐劉禹錫萃佗論 史稱萃佗以特能厭事爲曹公  
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  
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  
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  
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

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志執柄者之志真可畏諸亦  
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  
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  
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  
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  
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無材之不可多也  
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薶及死矣將若何曾  
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  
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  
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



一患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處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焉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爲故事矧他人哉

宋龔鼎臣述醫論 周官載醫學于養萬民之疾病蓋凡受疾者舉可治也唯久之不治遂革以死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也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相沴或致厲疫之甚率以謂夫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故請禱鬼神無少暇雞豚鴨宰之

薦唯恐不豐迨其不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田禱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不蚤其疾氣之毒日相薰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家懼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一巫覡守之其窮匱者獨僵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闕如是以死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患非它繇覲師之勝醫師耳嗚呼覲者豈能必勝諸醫哉其所勝之者蓋世俗之人易以



邪惑也夫疾病干諸內鬼神冥諸外良藥所以治內也今不務除疾於內而專求外福之來及其甚也其存郵訊問之宜不復相通不其謬與夫稼茂田疇為螟或所害唯能悉除螟或則稼之秀可實也家蓄高貨而盜入其門主人操刃持挺或殺或捕則貲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然冒陰陽之氣輒遇癘疫當得醫者察聲視色按脉授藥使離諸腹心肝膈然後其體可平若不醫之用曷異不除螟或而望稼穡之實不驅盜賊而求家貲之全決不可得矧惟國家重醫藥之書最為事要先朝編輯名方頒布天下郡國其間述時疫之狀實為纖悉及慶曆中范文正公建言俾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其黜庸謬救生靈倬然為治道之助而世俗罔識朝廷仁愛之意以此而徒惑邪誕而天性命愚實憫之今已戒醫博士日與醫之徒考神農子儀扁鵲秦和之術一會於岐伯俞附之道以正紕邪以誠消妄使可治之疾不終害人亦濟民之一事也而慮巴賓之俗尚安故態不知醫効之神倍禱淫祀之鬼故刻詞以告







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  
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  
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  
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  
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  
以人事回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漢司馬遷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  
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  
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出漢興而有 司馬遷

者楚人也卜于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

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  
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  
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  
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  
游于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  
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  
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  
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  
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  
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



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辯小子竊觀于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辯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

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曰月庇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二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于操白



系源類編卷六十一  
五十一  
亦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懾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凰翔乎蘭

芷芎藭棄于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茅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



而以義置數千百錢病者或以愈且外或以生患或  
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  
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  
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于是乎莊子  
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  
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  
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  
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  
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  
筮入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

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  
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慮事定計必  
是入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  
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  
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  
疆國成功盡忠于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  
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  
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群而賢  
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  
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



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君三日宋忠見賈誼于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曰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上而有不審不見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魯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龜策列傳

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動事業何嘗

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言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



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  
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爻  
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  
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  
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  
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  
之至微要潔于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  
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于人至高祖時因秦  
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  
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

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  
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  
超竒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  
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  
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  
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  
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  
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  
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  
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



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  
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  
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  
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  
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于內而時人明察見之  
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  
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  
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

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  
之上蒼白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

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  
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龜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  
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于河還報于  
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鋒免剝刺之  
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  
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  
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  
右畫員日月之明而時蔽于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  
渠逢門禹名為辨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  
掾又奈何責人于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



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于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于蝦蟇蝟辱于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章帝拜孔僖郎中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辯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范曄方術傳論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于墳記矣然神經恠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滕于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鈴決之符皆



所以探抽冥蹟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榜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

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于詩者也䟽通知遠而不誣斯深于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于術數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郎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



蕤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晉隗炤汝陰人也善于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之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賣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于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

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王勃八卦卜大演論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為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成八卦者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候也分十二月者



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于三百六十六日屈伸于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三才之道不可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翕之以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凶著焉成敗行焉順逆興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之者則僣圓立者稱聖偏據者號賢嘗試論之曰三才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徑路也引而伸之終於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之極于三百八十

四爻天下之微理罄矣夫陰陽之道一向一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相形高下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藉泯之者神也形之者道也可以一理徵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濕則火燥矣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風可以姤矣則地中有雷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遁矣則地上於澤可以臨矣天地不交可以否矣則天地既交可以泰矣以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雷行天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附天上可以大有矣風行水上可以渙矣則水在地



上可以比矣雷出地奮可以豫矣則風行天上可以  
小畜矣雷之與水作解矣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  
雷在風上可以恒矣則風在雷上可以益矣風在地  
下可以升矣則雷在天下可以无妄矣風在水下可  
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澤下謂大過  
矣則雷在山下可為頤矣雷在澤下可以隨矣則風  
在山下可為蠱矣澤上有水可為節矣則山下有火  
可為旅矣雷在水下可為屯矣則風在火下可為鼎  
矣水在火上可為既濟矣則火在水上可為未濟矣  
澤上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為蒙矣火在地

下可以明夷矣則水在天下可為訟矣地下有水可  
為師矣則山下有火可為賁矣澤上于天可為夬矣  
則澤下有水可為困矣山下有天可以為大畜矣則  
澤下有地可以為萃矣以山在澤上可為  
在山上可為咸矣澤上有火可為睽矣則山上有水  
可為蹇矣上天下澤可為履矣則地下有山可謂謙  
矣澤上有風可為中孚矣則山下有雷可為小過矣  
山上有風可為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歸妹矣此天  
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及爻以  
成義易之八卦是也八八相生則錯卦以興理因而



重之是也故聖人之道可縱焉可橫焉可合焉可離  
焉逆而陳之未嘗逆焉順而別之未嘗順焉三畫以  
變雖天地之數可無齟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  
之浩蕩不能踰於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  
不能踰於六十四重之以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  
之於八卦不能過四象紀之兩儀兩儀之理達而太  
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暑退死生亂動是非騰結  
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寒有暑則  
兩儀不廢也無思無爲則太極未嘗遠也見之則兩  
儀忘之則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

靜未嘗離動以達靜也有可有不可非聖人之謂也  
無可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理不可窮也  
天下之往不可盡也有窮盡之也者其唯聖心乎有  
窮盡之路者其惟聖言乎故據滄海而觀衆水則江  
河之會歸可見也登泰山而覽群嶽則岡巒之本末  
可知也是以貞一德之極權六爻之變振三才之柄  
尋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釋乎故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人孰能正  
之哉若抑末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  
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



物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哉

唐于邵著龜論 卜筮生靈之緼耶必遵以信時日

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曰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鈞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辨吉凶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繇得蒺藜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

仲之宗然則筮短龜長嘗聞其語義之何者今試論之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者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死生之變冠群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于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翳薈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爲準求元亨之義而爲用探賾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備以之佐昌此其效也墨以之從長又其效也衛人以龜爲有知漆雕以爲善對又



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鄰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豐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李華上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  
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  
元氣於介蟲爲長而壽古之聖者剝而脍之觀其裂  
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旣勦殘之而求其靈夫  
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  
戮之脫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  
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天  
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微  
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  
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  
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  
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  
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  
祥器也其神者躍爲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烟  
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爲  
神固無悉然是亦爲恠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



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羶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  
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  
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意求福之來緬不可  
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  
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爲至矣揚  
子雲爲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  
子雲又爲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旣乎專任道  
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馬假夫著龜乎又馬  
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相二則

李德裕相論 夫相之相在於清明將之相在於雄  
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  
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  
當昌侈不能得大柄無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  
頃歲蒞淮海屬縣有肝胎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  
明洞徹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于凡玉終不  
得爲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  
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  
求之多士以才爲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



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頰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鈎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杜牧相論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

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世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王治國誠能

有比明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矣事哉楚王曰善



佩之不紅清而格者必身名俱榮福祿於泰張良是

嚙非昧因想呂九昧九味嚙為大黠矣

八人不為為氏以一女子一畏子畏一其若余齋

呂九昧九之蘇氏何為善昧人矣今猶一其野四其

哥一其之貴滅百世之其其味昧去昔當日世必為

呂九之蘇氏為蘇氏一畏子為蘇氏之蘇氏為蘇氏

三二十手間其其嬰兒昔不其其不味一女子為

同公其昧其矣且以一女子一畏子倫蘇氏其不

釣一則

列禦寇湯問篇 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

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于青雲之際用

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

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

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塵埃聚沫吞之

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

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射二則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者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



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飛衛學射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于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知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于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拊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博奕 二則

漢班固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  
稱有博奕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  
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  
以應客北方之人謂碁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畧厥  
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  
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  
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已危之正也夫  
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躋挈  
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



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棊破室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竒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遠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唐

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吳韋曜博奕論 蓋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倅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



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口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情銳

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棊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無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



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是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  
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  
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  
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騫博選良才旌簡髦俊  
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  
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  
名書吏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  
夫一木之枿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  
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  
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  
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蒞  
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  
名立而鄙賤遠矣







